



旧事

卖雪糕

释然

木匠七伯伯来我家做上门功夫,打稻机和风车完成后,剩下的木板顺便做了个箱子,箱子的盖子从最上面打开,中间一个圆形的孔。为了谁在箱子上写字,大家推脱了好一阵子,最后,还是七伯伯拿着毛笔在箱子的正中中间写上了“雪糕”两个字。就这样,弟弟成为卖雪糕的一员。

夏天,最羡慕的就是卖雪糕的了。当我们在田中,脸朝黄土背朝天,累得汗流浹背时,他们开心地骑行在乡间小路上,一路摇铃一路喊“雪糕、雪糕、牛奶雪糕”!那简直就是天籁之音。妈妈的裤头处,总会缝一个小口袋,有时候出门干农活之前,也会在里面塞上一块或几毛的零钱,这钱就是用来买雪糕给我们吃的。热得唇干舌燥的时候,来一支雪糕,沁凉、沁甜,沁得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舒爽的。但很多时候,我们是弯着腰低着头,对相邻田中吃雪糕的装作熟视无睹,实际上暗暗地吞了无数的口水。

假如有一天,我家也有个卖雪糕的,那该多好啊!

妈妈在雪糕箱子里垫上几层毛巾,用牛皮绑带绑在那辆二八自行车的后座,弟弟车铃一摇,小脚一斜跨,踩着三脚架(个子太矮,不能骑到坐垫上),我们夏天的愿望就实现了。

弟弟先去龙头铺老街的冰棒厂批发雪糕,一次批二十支,进价一毛,卖两毛,一箱就可以赚两块。装好雪糕后,瘦小的弟弟就只能推着自行车走了,一边走一边喊“雪糕、雪糕、牛奶雪糕”。双抢季节,推销雪糕是必须走田埂小道的。听到有人喊:“细伢子,买雪糕。”弟弟就支好自行车,踮起脚尖,打开箱盖,“要几支?”然后按数拿着雪糕跑到田中或田基边上送雪糕。其他卖雪糕的都比弟弟大,一般是走到田埂边上等待买家来拿。弟弟勤快,总是屁颠屁颠拿着雪糕跑到田中,一个二个送。他说,没有凉鞋碾得脚板痛,踩在柔软润滑的水田里倍儿舒服。这买雪糕的人也喜欢扎堆。有时候,弟弟推着车喊一条垄,田里的人都弯腰低头只顾着忙活,一支雪糕都没卖出去。有时候,这田里的买了,上下丘的都纷纷停下来喊“送雪糕来”。

我在田中干活时,最盼望的就是弟弟推着雪糕箱出现了。低头干活时,就侧耳倾听,山那边是否传来他稚嫩“雪糕、雪糕、牛奶雪糕”的声音。借着直起身子偷闲的机会,眼睛就在垄上垄下四处搜索那个个子比雪糕箱子还矮一截的身影。弟弟来了,我们全家一骨碌从田中上岸,骄傲地吆喝弟弟:“拿融的拿融的!”妈妈帮弟弟从雪糕箱中翻找出融化得比较多的,卖相不好的,递给我们。我们双手捧着雪糕,高兴着,因为我吃雪糕不要钱,小心翼翼着,因为害怕那软绵绵快融化的雪糕掉到地上。快融的雪糕总是比硬邦邦的雪糕吃得快些,吃完,我会继续踮起脚尖往弟弟的雪糕箱子里瞧。妈妈就“啾”地打掉我的手,吩咐弟弟赶快走:“还有快融的就便宜点卖!”

弟弟推着车子走远了,我的心也跟着去了。如果能让我一次把雪糕吃个饱就好了。

没想到,这一天真的来了。那天一大早,弟弟就迎着太阳出门了。哪知,刚到半上午,乌云密布,电闪雷鸣,大雨“哗哗”倾盆而下。我们倏忽间浑身透湿,从田里撒腿就往家跑。妈妈一直站在屋檐下翘首望着通往村外的路,嘴里念叨着:“这不晓得他去了哪里?该躲躲雨吧?”

弟弟回来了,带着一身的雨水和满箱的雪糕,乐呵呵地说:“快来吃雪糕,不然会融掉。”那是我今生吃雪糕吃得最畅快淋漓的一次,吃了一支又一支,只吃得牙齿和舌头打圈,嘴巴不住地往外呵气,双手捧住下巴,一个劲地用手去揉冻坏的脸颊,乐不可支。妈妈吃着吃着却“吧嗒吧嗒”直掉泪:“卖了好多天的雪糕,一次全赔了。”

天晴了,九岁的弟弟又推出了那辆二八的大架自行车,载着雪糕箱,踩着三脚架,出门了。

朱亭行

聂鑫森

昔为株洲县今为渌口区的朱亭镇,记不清我来过多少次。但其所辖十八个行政村中的浦湾村,我却是第一次叩访。

由渌口区作协主席姜满珍邀约,我们一行十余人,分乘几辆车,于一个夏日上午八时许齐聚浦湾村村部。此中有作家、摄影家、新闻记者,多为老朋友,也有初次见面的,如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尹咏洲,一交谈才知他是老友、老作家尹瑞生先生的公子。

代表镇政府及浦湾村,负责接待兼讲解的是陈和平先生,我和他也是初次见面。他六十出头,身板硬扎,面色黑里透红,说话的声音很亮爽。他曾是株洲市的正处级干部,2016年退隐林泉,却主动请缨到属于贫困村浦湾村来当“第一书记”。他出生于朱亭,读书、教书于朱亭,还任过多年的校长,育人多矣。后来他到市里来工作,我们供职的单位都在河西天元区,居然没有碰过面,这世界说小也小,说大也大!

播放影视纪录片时,我注意到配音歌曲的作词者中,就有“陈和平”的名字,这说明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。他介绍浦湾村及周围几个村的脱贫致富情况时,不但条理分明,而且声情并茂。“第一书记”只是个名号和责任,做什么事都是“义工”性质,不拿任何报酬。在讲解中,他从不使用“我”这个称谓,说的是“我们”“我们”如

何让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;“我们”如何扶贫先扶志;“我们”如何招商引资,结合农业种植结构调整,打造四季飘香的“鲜果小镇”……

老陈吃住在浦湾村,俨然就是土生土长的村民。村干部告诉我:他起得早睡得迟,想的就是不但要让村民在经济上富起来,还要在思想、文化、教育上走向理想的境界;他和大家一道,建起宣扬本村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两位烈士的“英雄碑”,开展有益身心的读书和文体活动,扶助贫困家庭的子女安心读书,举办村民坦诚相见的交心会……于是,这里的人有大志,村有美景,家有新风。

就在老陈快干满三个年头的“第一书记”时,他的妻子因跌伤造成身体多处骨折,急需有人照顾。老陈只好暂时卸任,但镇政府仍请他担任几个重要事项的顾问。于是,他在处理好家事之余,每周仍有好几天盘桓于镇里与村中。这次,他就是受镇政府之托,来为我们当向导与讲解的。

老陈告诉我:“浦湾村和朱亭镇的所有村子,于年底前整体脱贫是没有问题的,因为我们引进的现代化农业产业,具有巨大的潜力,它们扎根于肥沃的土地,产品无不与民生相关,市场前景会一年比一年好。”

我们在老陈的引导下,或步行或乘车,看浦湾村的“红美人柑橘园”“醉美蓝

小镇圩场

胡刚华

茶陵腰陂,旧时有一古驿道,西连县城,东去江西。至南宋时,人口渐多,聚落为大的村庄,随后就形成了腰陂圩。这腰陂圩,一直繁华。新中国成立前,圩场里的米行就有20多家,素有“茶陵米市”之称,赶圩人多时,达万余人。后来,来(阳)吉(安)公路途经此地,集市逐渐扩展。

圩场大致西东走向,由中学旧址蜿蜒而上,经过腰陂桥,一直上一个大弯坡,到了医院,不说十里,七八里是绰绰有余。店铺密匝地地立在两旁,没有太多的次序,街头是十几个小吃店和铁匠铺,中间大多是南杂店、理发店、布匹店。那时,服装店只是县城里零星的有一些,乡里人都是买几尺布,然后找个裁缝在家里忙活几天,一年的衣服就算成了。这还得是家庭较殷实的人家。很多人家只是搭在别人家里一年做一两件。还有占地最广,店面最长的供销社,在坡下有两个冰厂,最后沿坡而上两三里全是木材交易场所。中间穿插着几个香烛店、鞭炮店。

逢圩时,在店面的前面自然地形成两条长龙,农户将自家的副产品和家禽,用篮子、箩筐、蛇皮袋、箕箕装着。那时,小镇闻名湘东及赣西的产品当数本地阉鸡,个高体壮色鲜味甜,江西老表、秩堂老乡大清早就守在各村通往圩场的路口,就为一网打尽;再就是本地辣椒,个长体大肉厚辣中带甜,它本身就是一道好菜,那时油炒辣椒在饭桌上往往是先被抢空的。大概是因为百姓用大量家肥种植的缘故。那时,哪户人家都会种上几亩地,挑一担或提一篮辣椒到集市,然后换一担或一篮生活用品回家。如果卖不过来,就用开水将辣椒过一遍,晒干,然后用带内膜的蛇皮袋装起来……

牛市在河边的一大块开阔地,有水有草,可以看到牛儿们自如的状态。买卖的大多是小牛犊,在那个时期,成年的牛没有几个人舍得卖,哪户人家没有几亩田?没有牛,生产无从谈起。如果谈拢了,牵牛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小牛套上犁,前面一个人牵着,后面一个人赶着,让它尽快掌握在田间的走法和犁田者的命令。

仔猪市场在街头的另一个小巷,三四米宽的巷子有1000多米长,一直通到牛市。四周的房子是20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的,但热闹却是现代的,用力的拥挤、鼎沸的人声以及大家兴奋的脸庞。小猪一挑回家,主人都要给它们灌一点盐水,然后拍拍它们的脑袋说:“听话,快快长长。”轻轻地放入圈中,目光久久不肯离去。整个过程,溢满了虔诚和希望。

大家赶完集后,会用土车子将一季所需的农药化肥推回家。如果运气好的话会碰到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两台拖拉机,人货一起拉回家,气势很是壮观。货物堆起来了,上面挤满了人,司机两边各一人手抓顶篷,脚踩司机座位上很狭小的一块横板,身体直直地悬在外面,一路颠簸欢笑回家。

圩场是为交易而设的,赶圩的主体自然是为生活生产需要而来的农民。

村妇们都换上柜里较体面的衣服,平时很少打理的头发被挽得整齐,撇一两个夹子。爸爸和叔叔忙完早活之后,一股脑儿吃完饭,刮完脸,洗完头,就兴冲冲地挑担出发了,一路都是匆忙的脚步声和兴奋的攀谈声。每逢三、六、九的早晨,每条通往圩场的路上人人健步如飞,入市得趁早,早意味着可以占住好的地段,更可以卖上好价钱。但中午圩一散,路上的影子马上变得慵懒,每迈一步,都是一种艰辛,聊天的声音也降了几个度,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动力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,很多老汉,根据季节的不同,用小篮子提一些什物,或两三斤辣椒豆角,或十来斤黄豆花生,或十来个鸡蛋,再没有东西就提几个南瓜(那个时期,南瓜是卖不起什么价钱的,农民往往用来喂猪)。卖完这些东西后,将篮子放下,在街边的小吃店坐定,打几两水酒,勺一碗米豆腐、夹几根油条,一直喝到午后,然后在日落时分,摇摇晃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圩场还是青年男女爱去的地方。这些个俊男靓女,三三两两,从街的那头逛到那头,又从那头逛到这头,欣然接受大家瞩目之时,还不时瞄一瞄从对面走过来的异性。当四目相接,如果女孩娇羞低头,男孩双眼仍不肯离去,那么在下次赶圩之时,你准能在那个女孩身后,发现远远跟着那个男孩,或许在后面的圩场上,他们就手牵上手了。

明日赶圩,小孩子今天往往表现特别乖,爸妈吩咐的事不讲价钱地出色完成,晚上的时候,和爸妈磨蹭明儿要去圩场,白天的表现就成了价码。赶集,可以休息半天,避免在家劳作;而且,如果那天外出干活,也是孤单的,很多伙伴(特别是家境好的)上圩场了,孤身一人在寂静的山间田野放牛,扯猪草,满脑子是熙熙攘攘的集市和饮食摊上的包子、油条。包子、油条对我们来说是那个时代圩场最重要的东西。在圩场,总可以看到很多小孩站在摊点前,任父母拉扯都不肯离去。如果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买回几个包子,可以幸福好几天。这种机会很少,因为那个时代客人来了小孩吃饭都不能上桌,一点点农产品都要拿去换钱。只有在圩场,可以不时碰到亲戚,舅舅买几个包子,姑妈买几根油条,外公来一碗米豆腐,运气好的话,哪个亲戚那天挑来的货卖了个好价钱,会给称上一两斤苹果或者梨。那时姑老爷还在,只要看到我们,就会留我们中饭,油豆腐煮鱼,细腻甜爽,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菜了。

投稿邮箱:
zzfkwy@163.com

石峰公园赏碑刻楹联

周啸吟

一个晴日,我与友友彭先生走进了石峰公园。只见一座花岗石建造的高大牌坊耸立眼前,彭先生举起手机“咔嚓”拍照,我则大声念着两侧对联:“上联:石枕沧海,鱼跃龙腾,莽莽苍苍抒浩气;下联:峰披霞翠,鸟鸣蝉唱,郁郁葱葱醉清风。横批:秀溢三湘。”

彭先生立即应声:“好联!好联!好一个嵌字联!把石峰两字嵌进去了!此联不知为何人所撰?工整对仗,气魄宏大!”我俩入牌坊继续上行,进入碑亭。亭内立一石碑,上刻“碑林”二字。小憩片刻,只见山上林木茂盛,遮天蔽日。一条柏油路呈现在眼前,路两边的杜鹃花迎风怒放。阳光从硕大的香樟树冠中泄下来,在路面上投下了斑驳驳驳的影子,美极了。虽然登山有点累了,但仍觉神清气爽,雅兴不减。

此时,一位美女向我们娓娓道来,她说:“我们石峰公园占地153公顷,山上绝大部分是原始树林,以香樟最多。整个公园最高处云峰海拔167.38米,你们现在已进入公园‘碑林’景点,沿路约40余组诗碑、字碑,可以尽情观赏!”我问: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?”她笑着回答说:“我是石峰公园的工作人员。”语气里充满着自豪感。我和彭先生异口同声道:“那就请你带一段路吧!”

在她的引导下,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诗碑:“观景攀云路;寻芳上石峰。”“好诗!好诗!若要看到美景,就得爬上顶峰啊!”彭先生赞叹道。第二座也是诗碑,上刻:“有山皆图画,无水不文章。”美女说:“我们公园里不但有山,而且有水,你们走到路的尽头,便可看到天鹅池的一池碧水,那也是一处绝景……”

我俩按照美女的介绍,继续前行。只见一石碑上刻着“山水情”三个象形文字,“山”字巍然屹立,刚毅挺拔,犹如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;“水”字则线条明快柔和,恰似一位美丽温婉,一脸柔情的女人。再往前走,一石碑刻有“听蝉”,仿佛顿时进入了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的美妙意境。

我和彭先生意犹未尽,又继续前行。见一碑石上刻着:“云峰有云添姿色;响石不响留空名。”彭先生赞叹道:“好诗,亦是好联!上联仄声,下联平声,符合对联创作规律,而且把‘响石岭’和‘云峰山’都嵌进去了。”再往前走,“四围黛色檐头出;一阵花香竹里来。”映入眼帘,我们三人在亦幻亦真里仿佛进入一处农家小院。我感慨道:“黛,即青色也!树林呈墨绿色,已经远远高出了屋檐。诗中的主人不但在房前,屋后种下了一片竹林,而且栽了鲜花,才有‘一阵花香竹里来’的绝句。这样的居住环境,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!”

我们继续前行,一繁体“龙”字碑把我们吸引了过去,简直是一条蛟龙翻江倒海,然后腾云驾雾,直上九霄。彭先生又指着前面一块巨大的石碑说:“‘烟云入画’为楚石所书。”据了解,这些碑刻艺术均为本埠或国内名家所书。

40余组碑刻,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,但,足可见石峰公园是一座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公园,可以修身养心,陶冶情操,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我们真是不虚此行,游到碑林尽头——“天鹅池”,仍意犹未尽。



神农

遗忘(外一首)

马质彬

别再说,天涯同此凉热了,
就连此处黄昏的激情也是难以琢磨,
如同远方飘来的曾经的梦,轻轻,
模糊地笑道:请输入密码。
车前草想要把映像寄往来年,
泉水在岸边几次提醒:不可通行!
提心吊胆的爬山虎,秋天将要来了,
总预感将会被谁遗忘。
遗忘的颜色是枯黄和浅灰的,
抛在水中,一声透明的浅响。
沉默中一片稻穗祈望地指向天空,
没有答案——快些将夜幕扯上遮住!
于是,过一段时间后,他们,
将要学会低下头,自己沉思。
遗忘的名字叫做遗忘啊:
让岁月的归宿岁月,
让远方的归宿远方……

回旋曲

路灯在高处空气里默默数假的重生的
秋虫在草丛中低声计算剩余的日子
如今时间只以数字的形式残忍流逝过去,
还是以指针的形式旋转循环
屋顶的回声,何必寻找自己的起源
一个回声不过是来自于另一个回声
屋顶的回声,何必寻找自己的起源
过去,还是以指针的形式旋转循环
如今时间只以数字的形式残忍流逝
秋虫在草丛中低声计算剩余的日子
路灯在高处空气里默默数假的重生的

